

The Earth Chronicles V  
《地球编年史》第五部

宇宙中的一切是何时开始以及怎样开始的？  
一切都将结束吗？而在这之间又会发生些什么？

# 当时间开始

When Time Began

[美] 撒迦利亚·西琴 / 著 宋 易 / 译



以30种语言畅销15周年的最新修订版



When Time Began

The Earth Chronicles V

By Zecharia Sitchin

当时间开始

《地球编年史》第五部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王 宇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V:WHEN TIME BEGAN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2007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ECHARIA SITCH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IG APPLE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时间开始/[美]西琴著 宋易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7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229-02667-7

I. ①当… II. ①西… ②宋… III. ①宇宙学—普及读物 IV. 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9738号

## 当时间开始

When Time Began

[美]撒迦利亚·西琴著 宋易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太亨 刘嘉  
责任编辑:刘嘉 马春起  
装帧设计:味计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200千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667-7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本书中，西琴超越了自己。他紧紧攫住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天文单位，再将其浓缩在这本书中，让我们在极小的篇幅中穿越古今。

——《锐评》(Critical Review)

令人震惊……令人信服……

——《书目》(Booklist)

---

✎ 史前巨石阵为什么要重建，并在公元前2100年和2000年时重新排列——这与当时发生在苏美尔令人震惊的事实有着怎样的联系？

✎ 在巴西的重大发现证实，人类在这一地区竟已生活了超过32000年！而它与大洋彼岸的文明全然无关吗？

✎ 是什么东西连接着位于马丘比丘的三窗神庙，以及苏美尔和大不列颠的古代建筑？

✎ 神圣时间、天时间和地球时间——过去和未来果真是被这三个周期所指引？是它们推动了地球历史的车轮？

---

揭示了外星诸神刻写在石头上的字迹。

——《阿斯塔拉之声》(Voice of Astar)

这位饱学之士冷静、艰苦的工作又一次造成了狂热的轰动效果。他对古代文本的解读真诚而令人信服，具有深厚的意涵，毋庸置疑，是一项显著的成果。

——《伍斯特晚报》(Worcester Evening News)

##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弘、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The Bible)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持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The Earth Chronicles)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作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

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末世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拉塔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30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30年前，是另一个长达30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 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 前言

太初之始，地球人就开始放眼他们头顶的天空。他们是如此敬畏和着迷。作为在地球上存在的生物，他们似乎也认识到了天国的道路：群星的位置、日月的更替，以及地球在倾斜中的旋转。但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又将怎样结束呢？并且，在这两者之间，究竟还会发生些什么？

天国与大地在地平线交汇。千载以下，在这个交汇点，人类看见夜晚的群星在朝阳的光芒下让路给白昼，于是地平线就被认为是分割昼夜的所在，亦即昼夜平分点。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人类在历法的帮助下，计算着地球的时间。

为了识别过于浩瀚的、布满繁星的天国，天被人为地分割成了12个部分，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然而，千年之后，这些“恒星”似乎不是那么恒定不动的。而且，春分和秋分的那一天，以及新年的那一天，它们似乎会从一个黄道宫移至另一个黄道宫；于是，“天体时间”被加到“地球时间”里——这表明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或者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当春分日的日出占据着宝瓶宫，而非之前2000年的双鱼宫的时候，这种改变是否预示着许许多多难以逆料的世间境况：善或恶，一个开始或一个结束——再不然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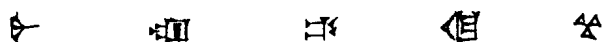
温故才能知新，因为自从人类开始计算“地球时间”之日，就已经同时在体验“天体时间”了——人类早已迎来了新时代的降临。只是，对我们目前关于时间的科学来说，这个新时代本身，就是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 目 录

01

前言



第一章	001	时间之轮
第二章	019	石制电脑
第三章	035	面朝天国的神殿
第四章	055	杜尔安基——“天地纽带”
第五章	073	守秘者
第六章	95	神的建筑师
第七章	115	幼发拉底河上的巨石阵
第八章	135	历法的故事
第九章	151	太阳还在何处升起
第十章	173	跟随他们的脚步
第十一章	197	流放在摇摆的地球上
第十二章	215	大公羊的时代
尾声	237	诸神远去或一神教的崛起
后记	257	

据说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罗马的迦太基（Carthage，公元354年~430年）主教——融合《新约》和柏拉图的希腊哲学的巨匠，人称希波（Hippo）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人这么问我，我倒知道它是什么；如果要向询问者解释它是什么的话，我就知道了”。

时间对地球及地球上的万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又是独特的：当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当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去，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但我们却懂得了如何去测量时间。我们用“年”来计算我们的生命长短，而年只是将“轨道”换了一个单词，因为这的确就是地球上的“年”的意思：一年是地球围绕太阳环绕一圈，走完一个完整轨道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我们对它的测量方法让我们开始想象：我们能活得更长吗，我们的生命周期能变得与众不同吗，我们能活在另一个拥有更长的一“年”的行星上吗？我们能在一颗“上百万年为一年的行星”上成为不朽吗——事实上，埃及法老们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的来生。而这是否是让他们在“上百万年为一年的行星”上加入众神的行列？

的确，“在那儿”，是否有一颗行星，甚至更多，生命能够在其上进化发展——或者只有我们的行星，只有地球上的生命才可以。而我们，地球人，则只有永世孤独——或者，法老们其实很明白自己在文献中提到的是什么？

“仰望天际，细数繁星”。在达成约定之后，耶和華对亚伯拉罕这么说。在记忆都无法触及的年代，人类仰望着天空，想象着是否有着另一个人，在另一个行星上，看着同一片天际。从逻辑和数学上讲，的确有这么个可能；但直到1991年，天文学家们才第一次发现，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的确有着环绕恒星的行星。

这第一次发现，是在1991年7月，被证明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由一支英国天文学团队公布的。基于5年的观测，他们指出，有一颗快速旋转的恒星是地球10倍大小的“类行星体”，而这颗恒星是脉冲星1829-10。脉冲星被认为是恒星因各种原因坍缩后的密度极大的核心，它们发疯似地旋转，在有规律的爆裂中发出放射性能量脉冲，每秒有很多次。这样的脉冲可以被脉冲望远镜监测到；通过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天文学家们猜测，有一颗行星每6个月围绕脉冲星1829-10运行一周，才可以制造这样的波动。

当事实被发现之后，这些英国天文学家们在几个月之后承认，他们的推测是不准确的，为此，他们不能因他们的结论而证明在30000光年外的这颗脉冲星，拥有一颗行星伴随。然而，在那个时候，有另一支美国团队，在另一个近得多的脉冲星附近发现了相似的现象，这颗脉冲星被识别为PSR1257+12——一颗离我们只有1300光年的坍缩后的太阳。天文学家们估算，它的爆炸是在仅仅10亿年之前；而且非常确定，它的确拥有两个，也有可能是三个行星。确定的两颗行星的绕“日”轨道离“太阳”的距离，如同水星轨道距离我们的太阳的距离；而有可能存在的第三颗行星，有着和地球差不多的绕日轨道。

“这个发现证明行星系统是在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下存在的”，约翰·罗伯·维尔福特（John Noble Wilford）在1992年1月9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如是写道：“科学家们说，要让环绕脉冲星的行星孕育生命，这是最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发现却鼓舞着天文学家，他们要开启的是在宇宙中对外星高智慧生命的信号进行系统的勘察。”

那么，法老们是正确的吗？

在法老和那些金字塔文献很久之前，一个古代文明——人类已知的最早的一个——拥有一套先进宇宙进化论。6000年以前，在古代苏美尔，人们已经知道了20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们将发现的事物；不仅仅有着我们太阳系的真实构成（包括最远的行星）和属性，同时还提到，宇宙中有着其他的太阳系，它们的恒星（“太阳”）会坍缩和爆炸，它们的行星会被甩掉——而生命，通过此种方式会从一个星系被带到另一个星系。这是一个被记录了的、详细的宇宙论。

一部很长的文献，记载在7块碑刻上，叫做《创世史诗》（*The Creation Epic*），以其开头语《伊奴玛·伊立什》（*Enuma Elish*）而闻名，它曾在新年庆典中被公开朗诵。庆典从尼散（Nissan）月第一天开始，而这一天与春天的第一天恰好重合。

文献描绘出了我们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其中描写了太阳（“阿普苏”）和它的信使水星（“穆木”）是如何最早被一颗古行星提亚马特加入的；而太阳和提亚马特又是如何生出金星火星（“拉哈姆”和“拉赫姆”）这一对的——接着又生出了在提亚马特之后的木星和土星（“基莎”和“安莎”），还有天王星和海王星（“阿努”和“努迪穆德 [NUDIMMUD]”），后两者是直到1781年和1846年才分别被现代天文学家发现的——而它们在数个千年之前就被苏美尔人知道并描述了出来。当这些新出现的“天神”聚在一起互相推挤的时候，其中一些就

有了卫星。提亚马特——位于这个不稳定的行星系统的中部，被拉扯出了一个卫星——其中之一的“金古”，不断变大最终自己成为了一颗行星。现代天文学家对一颗行星能拥有如此多卫星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直到伽利略在1609年通过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4颗最大的卫星；但苏美尔人却在数千年之前就意识到了这样的现象。

在这个不稳定的太阳系之中，按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创世史诗》的说法，出现了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入侵者——另一颗行星；它不是因阿普苏而生的，而是属于其他的星系，被甩开后漫游于太空。在现代天文学家们得知脉冲星和坍缩星几千年前，苏美尔的宇宙论就已经提到了其他恒星的坍缩和爆炸，以及被甩开的行星。因此，《伊奴玛·伊立什》陈述道，一颗像这样的流行星，到达了我们的太阳系的外围，开始向中部进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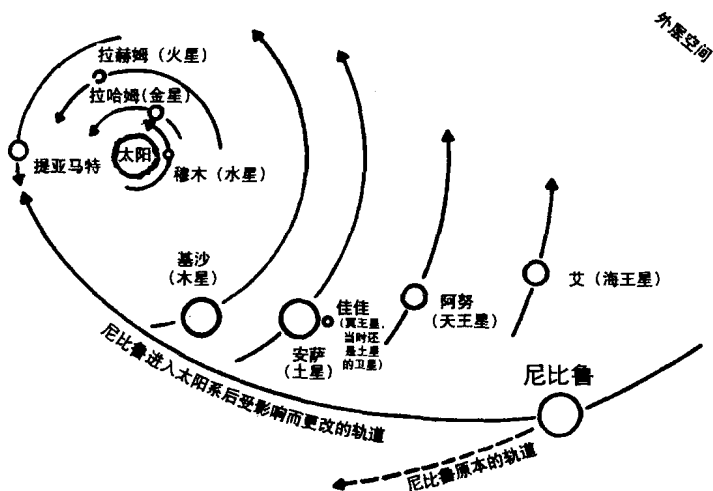


图1

当它经过较外层的行星时，导致了很多改变，它们的成因至今都困扰着现代天文学家们——比如天王星向一侧倾斜，还有海王星的最大卫星，特里同（Triton，海卫一）的逆行轨道，以及是什么力量导致冥王星从它原本的卫星位置移动到一个奇怪的轨道上成为行星。这颗入侵者越是接近太阳系的中心，就越是在撞向提亚马特的轨道上前进了一步，其结果就造成了一次“天体战争”。在一系列的撞击中，这颗入侵者的卫星重复地撞进了提亚马特的体内，这颗古行星被撕裂成了两半。其中一半被撞得粉碎，成为了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以及彗星；另一半，虽然伤痕累累，但至少是完整的，它被抛进了一个新的轨道，成为了一颗行星。后来这颗行星被人类称为地球（苏美尔语中称其为“KI”）。与它一起变轨的还有提亚马特最大的卫星，也就是我们的月球。而这颗入侵行星自己也拥有了恒定的绕日轨道，成为了我们星系的第十二个天体（太阳、月亮、九大行星和它）。苏美尔人称其为尼比鲁——“十字行星（Planet of the

Crossing) ”；巴比伦人为了弘扬自己的神马杜克，而将其命名为“马杜克”。古代史诗声称，正是在这次天体战争中，尼比鲁将从其他地方带来的“生命之种”传播到了地球上。

哲学家和科学家审视着这个宇宙，并提供了各种现代宇宙观，而最后都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时间这一概念的探讨。时间自己就是一种尺度吗，它会是宇宙内唯一真实的尺度吗？时间只能向前吗，还是可以倒退？现在，是过去的结束还是未来的开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它是否有一个尽头？如果宇宙一直就这么存在着，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那么时间也是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吗——或者宇宙确实有着某种开始，也许就是许多天体物理学家所推测的大爆炸，那么是在那个时间，出现了时间吗？

拥有惊人准确性的宇宙观的苏美尔人同样相信有这么一个开始（由此推出，也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结局）。很清楚的是，他们认为时间是一种测量，是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这宇宙的史诗。因为古代的《创世史诗》的开头语，第一个单词，伊奴玛（Enuma），意思是“当……的时候”：

当在高处的时候，天国还没有被命名  
在其之下，坚实的大地（地球）还没有被命名

要设想出一个太初阶段是需要大量的科学理念的，当“只存在着虚无，太初的阿普苏，他们的创造者；穆木和提亚马特”——当时地球还没有形成；并指出创造地球的“大爆炸”并不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个，甚至还不是太阳系诞生时的某一次，而是天体战争。是在那之后，地球的时间才开始的——在那一刻，提亚马特的一半成为了小行星带，地球被甩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轨道上，并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对时间的测量。

这个科学观点，是古代宇宙观、宗教和数学的重点，除了《创世史诗》之外，还在很多其他苏美尔文献中出现过。被学者们当做《恩基和世界秩序》（*Enki and the world order*）的“神话”，实际上是恩基的自传文献。这位苏美尔的科学之神，描述了地球时钟的第一个滴答声：

那是天国与地球分离之时，  
那是天国与地球分离之时……

另一部文献——其上的内容常常出现在苏美尔泥板上——通过列出许多在这重大事件之前还没有出现的进化和文明状态来传达“开端”这个观念。而在那之前，文献上说，“人类这个名字还没被叫过”，“那些有用的东西还没有被造出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天国从地球上被移走之后，在地球和天国分离之后”。

当然，不要因为在埃及信仰中找到相同的时间起源观念而感到惊讶。我们能在

《金字塔文本》（编号1466）中读到对万物之始的这样的描述：

当时天国还不存在，  
 当时人类还不存在，  
 当诸神还未出生，  
 当死亡还不存在……

这样的认识，在古代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它是起源于苏美尔宇宙观的。希伯来《圣经》中《创世纪》的开头语也有着相似的共鸣：

在最开始的时候  
 神创造了天国和地球。  
 而地球还没有形象  
 虚无和黑暗在其表面，  
 主的风吹拂着它的水域。

现在很肯定的是，《圣经》中的创世神话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故事的，诸如《伊奴玛·伊立什》，在“Tehom”代表提亚马特的情况下，“风”在苏美尔语中就代表着“卫星”，而“天国”，被形容为是“被敲打出的手镯”，就是小行星带。然而，《圣经》中更为清楚地说明，“开端”之时，地球还远没有形成；《圣经》版本仅仅是从当地球从天国分裂出来这一点开始提取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宇宙起源论，而作为提亚马特分裂的结果之一，小行星带也形成了。

对地球来讲，时间就始于天体战争。

※

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故事，开始于我们太阳系的形成以及在行星轨道还没有稳定下来、尼比鲁/马杜克出现的时候。它的结束是在（这被认为是该归功于尼比鲁/马杜克）当各行星（“天神”）甚至是它们的卫星，接受了各自被赐予的位置（“站点”）、轨道（“命运”）并开始运转，形成我们现在的太阳系的大概外貌之时。确实，当一颗巨行星的轨道围绕着其他所有的行星，它“横穿天空并审视着区域”，这被他们认为是太阳系变得稳定的原因：

他建立了尼比鲁的站点，  
 来确定他们天上的束带，  
 这样没有谁会出轨或不够格……

他为行星们建立他们的

神圣天域，  
他将他们在各自的路上抓紧，  
来确定他们的路线。

由此，《伊奴玛·伊立什》（第5个碑刻上的第65行）陈述道，“他创造了天国和地球”——与《创世纪》中所用的文字非常相似。

天体战争将提亚马特从古太阳系中除名了，将其中一半抛到了一个新轨道上成为地球，并将月球保留了下来，作为新太阳系重要的一员；将冥王星分割出来，放入了一个独立轨道；尼比鲁也加入太阳系成为新天体秩序中的第十二位成员。对地球和其上的居民而言，这些就是确定时间的事件。

直到今天，曾在苏美尔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数字十二（与太阳系有十二个成员符合）过了数千年仍然伴随着我们。他们将“天”（从日落到日落）分割为12个，这在现在的一天24小时和12小时制的时钟中保留了下来。一年12个月至今还被我们使用着，就像我们仍然使用着黄道带的十二星座一样。这个带天属性的数字还有其他多种表示，如以色列的十二部落和耶稣的十二门徒。

苏美尔的数学系统是六十进制的，“基于六十”而不是公制（metric system）中的100（在后者中一米等于100厘米）。在六十进制的优点之中，有一点是它能等分到十二份。六十进制系统靠六和十的不断相乘来继续：由六开始，用十乘以六（ $6 \times 10 = 60$ ），再乘以六就得到了360——苏美尔人用来表示圆的这个数字至今都还在几何学和天文学中使用着。然后，再乘以十，就得到了一个“SAR”（《第十二个天体》里面是“SHAR”，“统治者，主”的意思），也就是3600，它用一个大圆来表述。以此类推。

“SAR”，3600个地球年，是尼比鲁绕日轨道的周期；尼比鲁上的任何事物，都只使用尼比鲁时间。按照苏美尔人的说法，在尼比鲁上的确还有其他的高智能生物，比地球上的原始人进化得好得多。苏美尔人叫他们阿努纳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从天国到地球上来的”。苏美尔文献反复提到阿努纳奇是在很古老的时候从尼比鲁到地球来的；而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不是按照地球的时间计算，而是基于尼比鲁的轨道来计算的。这种神圣时间的单位，神的年份，叫做“sar”。

被认为是苏美尔国王列表的文献，描述了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第一批殖民地，还列出了大洪水之前的10位阿努纳奇领袖。按照文献中的说法，从第一次登陆到大洪水来临，一共经历了120个“SARS”：也就是尼比鲁绕日120次，这等同于432000个地球年。正是这第120次的运行，让尼比鲁的引力拖动了南极的冰层使其滑进南部海域，导致了巨大的潮汐波，淹没了整个地球——这就是上古的大洪水，苏美尔文献要比《圣经》中的记载早了太久太久并详细得多。

传说和古代记载给了432000这个数字一种循环的意义，在《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中，桑德拉纳（Santillana）和冯·德克德（von Dechend）寻找着

“神话与科学交汇的一点”，得出“432000是来自古代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数字”。他们所举的例子是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的日耳曼神话和挪威神话，瓦尔哈拉殿堂是神话中杀戮武士居住的地方，在审判日的那一天，他们将从瓦尔哈拉殿堂的大门中出来，站在神奥丁（Odin）或是沃登（Woden）的这一边，与巨人们作战。他们将通过瓦尔哈拉殿堂的540道门出来；每个门都会出来800名武士。桑德拉纳和冯德克德指出，所有这些武士英雄的总数是432000。“这个数字”，他们继续说道，“肯定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含义，因为它同时还是“Rigveda”的音节的数目”。“Rigveda”是“Sanskrit”语中的“神圣经书（Sacred Book of Verses）”，记载了印欧民族的诸神和英雄的故事。两位作者写道，这432000“回到最本初的面貌10800，是“Rigveda”中的总共的节数，而每一节则有40个音节（ $10800 \times 40 = 432000$ ）”。

印度传统中很明确地将432000这个数字与地球和人类所经历的（由旬或年代）联系了起来。每一个大由旬（caturyuga, great yuga）被分为了4个由旬或年代，他们递减的长度都是对432000的某种表示：第一个4倍（Fourfold）时代（ $4 \times 432000 = 1728000$ 年）是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然后是属于知识（Knowledge）的3倍时代（ $3 \times 432000 = 1296000$ 年），接下来的是2倍时代，这是献祭（Sacrifice）的年代（ $2 \times 432000 = 864000$ 年）；最后是我们现在的年代，纷争（discord）时代，这个时代只会持续432000年。总的来说，这些印度的传统包含着10个432000年，对应着前大洪水时代的10位统治者，但它将总时间的跨度扩大到了4320000年。

更远一点说，这样基于432000的天文数字在印度宗教和传统中被认为是一“劫”，表达主神梵天王（Brahma）的“天”。它被精确地确定为是一个包含着1200万个“神圣年”的年代。每一个神圣年依次等同于360个地球年。因此，“主梵天王的一天”等同于4320000000个地球年——这个数值跨度与我们现代对于太阳系年龄的估算极为近似——用360和12相乘则可以得到4320这个数目。

然而，4320000000是一个千倍的大由旬（yugas）——阿拉伯数学家阿布雷韩阿尔比鲁尼（Abu Rayhan al-Biruni）在11世纪指出，一劫包含着1000个周期的大由旬。人们由此可以指出，在主梵天的眼中，1000个循环只是一天，用来解释印度天体历法的数学方式。这句话让我们想起《赞美诗》中是如何用令人惊讶的语句来叙述《圣经》中上帝的神圣日的：

在你的眼中，一千年，  
如逝去的一日，流走了。

这个陈述仅仅是被传统地看做对上帝永恒的象征。但鉴于《赞美诗》中大量的苏美尔痕迹（如同希伯来《圣经》中的其他各章节一样），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精准的数学公式——这个公式同样也存在于印度传统中。

实际上印度传统是由从里海岸边来的“雅利安”移民传到印度次大陆的，他



们是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的赫梯和幼发拉底河的胡里安人的近亲，苏美尔文明和传统也是通过他们才得以传到印欧民族。雅利安人的移民被认为是发生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而《吠陀经》也显示，它不是“源于人类”，它由一个属于诸神的极早的年代组成。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吠陀经》的版本和由它们而引申出的各种文学作品，被非“吠陀梵语”（早期梵语的一种）的《往世书》（*Puranas*）和两首伟大的史诗故事《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所扩大了。在其中，由3600年而延伸出来的年代周期仍占有主导地位；由此，按照印度教护持神（Vishnu）的说法：“奎师那（Krishna）将从大地分离的那一天，将成为迦梨（Kali）时代的第一天；它将持续360000个凡世之年。”这是一种对迦梨由旬概念的认识，它包含100个神圣年的“黎明”，这等同于36000个地球年或“尘世”年，这个时代本身（1000个神圣年，等同于360000个地球年），和一个由最后100个神圣年组成的“黄昏”（36000个尘世年）组成，一共是1200个神圣年，也就是432000个地球年。

这种相信每432000年为一个神圣循环（也就是尼比努120次绕日轨道，每一次周期为3600个地球年）的普遍信仰，让人们猜测他们是仅仅用算术，还是以某种我们无法得知的方法，得到了阿努纳奇的天文知识。我们在《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上提出过，大洪水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而它被阿努纳奇所预见。它是尼比努接近时强大的引力作用导致南极冰层脱落所引发的。这次事件在13000年前导致了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突然结束，并由此被记录为地球上的周期循环，如同一种大型的地理和气候的剧变。

这种地质年代的变化，在对地球表面和海底沉淀物的研究中都有证明。这最后一个地质年代，被称为更新世，开始于2500000年前并结束于大洪水；这段时间内，原始人进化，阿努纳奇来到了地球，然后人类——智人——出现了。更新世是一次大约430000年的周期，这在海洋沉淀物中得到了证明。按照由辛辛那提大学的玛德琳布里斯金（Madeleine Brishkin）带队的一组地理学家所进行的严肃的研究表明，海平面的改变和深海气候的记录，显示出一个“430000年的准周期循环”。这样的一种循环周期与重视由于地球倾斜、岁差（轨道的轻微延迟）和一些反常现象（椭圆轨道形状）所导致的气候调节的天文理论刚好一致。在20世纪20年代勾勒出这个理论轮廓的米鲁丁米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指出，这个周期是413000年。他以及后来的布里斯金循环，都与432000年为周期的苏美尔循环极为一致，而后者是源于尼比鲁的影响：轨道汇集、干扰和气候循环。

神圣年代的“神话”由此来说似乎是基于科学事实的。古代文献中有着时间的原理的特征，包括《圣经》和苏美尔文献。它们不仅仅提到了开始这个点——“开端”。创世的过程立刻就被连接到了时间的度量，而这种度量反过来又被连接到了确定的天体运动上。提亚马特的毁灭以及接下来的小型带和地球创造，按照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说法，需要天主（也就是尼比鲁/马杜克）的两个返程轨道。在《圣经》版本中，这项工作的完成花费了主两个神圣“日”的时